

## 信安雅韵

## 八角井边

范丽

七月初,我成为衢州市第二批文化特派员,派至浙赣交界的南坞古村。南坞古村有八百年历史,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

立秋过后,晨风浅浅,天光柔和,我约上雪翠姐第四次走进南坞,陪村里的孩童过一日假期周末课堂。刚到农家书屋外,便听到里面孩子们的琅琅书声。书屋不大,安置了几个书柜,房梁上挂着几条纱幔,十分清新雅致。凯利老师是村干部,也是书屋负责人。

书屋门正对着一口八百年老井,井水冬暖夏凉,岁岁不竭,因形制得名“八角井”。我和小朋友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,便带他们走出书屋,围在井台边,聊起了关于八角井的传说。八岁的杨小权主动给大家讲了乌焦鱼的故事。他说,以前有村民看见八角井里游着红鲤鱼,便捞几条带回家下锅煎烤。煎到一半,柴火用完,这人出门寻柴。等他折返,锅里的鱼不见了。他惊疑,走向八角井边一看,井里几条鲤鱼半边身子焦黑,正是下锅的那几条。凯利老师告诉我们,井水滋养着南坞村的祖祖辈辈,也守护着代代村民的烟火生计。

正聊着时,一位奶奶端着一盆碗筷走来,蹲在井边石台上浣洗。水声细碎,夹杂着瓷碗触碰石头的声音。奶奶乡音很重,但是她坚持用蹩脚的普通话柔声道:“打扰你们了不?真不好意思,我很快就好哈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的,您也是这井边的一道风景呢。”她腼腆笑道:“老人家脸皱巴巴,难看得很啦!”

井边屋檐下,海燕书记正和村民商议下午清洗古井的事宜,抽水、捞鱼、清淤、护井……

我带着小朋友静心细赏古井端正对称的八角形制,这是前人雅致的匠心。井壁角柱上浅浅的莲花纹路经岁月风雨打磨,痕迹有些模糊。俯身望去,井水澄澈透亮,几尾锦鲤自在悠游,蓝天白云一并收纳井底,偶尔水波轻晃,锦鲤跃出水面,荡开一圈圈涟漪。

抬眼四顾,古井四周黛瓦老屋错落斑驳。井旁的柚子树枝繁叶茂,枝头红灯笼和几个香柚随风轻摇,红绿相映成趣。对面的杨氏内宗祠庄严肃静,与古井、古树、老屋相依相伴,勾勒出古村最安然的样子。

“范老师,这水可舒服呢,你试试?”低头看,一双小手在井边小石渠沟里舀水玩耍,我蹲身用手探了探,透心凉。

我招呼大家回到书屋,引导孩子们提笔写诗,将所见的井壁莲纹、井中游鱼、水底云天、井水冰凉……目之所及、心之所想,皆可揉进文字。不多时,一张张写满童诗的纸片陆续交到我的手上。

九岁的杨逸泽写下:在我爸小时候 / 奶奶用井水洗衣服 / 爸爸在边上玩水 / 那是多么快乐呵!

同岁的周佳瑞认真记录:八角井有八个角,八角井里还有鱼,八角井里水很冰,八角井的花纹是莲花的。

十一岁的杨磊写下独有的感受:八角井很甘甜又干净,八角井很像一团云。八角井很清凉,八角井超美。

十三岁的杨海涛,用四个短句描摹古井:近看井口大,远看井口小,实看八个角,实名八角井。

字字句句简单质朴,藏着最干净的童心与对家乡的热爱。

孩子们写诗的间隙,雪翠姐在周边采了一大束狗尾巴草回来。孩子们看见,争先恐后围拢过去。她十分开心,“这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,阿姨小时候没有玩具,都是用这个做……”她一边说,一边从包里掏出折好的小狗。孩子们雀跃,纷纷表示要学。她蹲下身慢慢示范,弯折、缠绕,手把手教小朋友用草编织小兔、小狗、孙悟空。一双双小手认真跟着摆弄,不多时,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便成型了。孩子们举着成品比较、追逐、说笑,清脆的笑声漫过井台,漾进古井的涟漪,掠过屋檐,往南峰山顶跑去。

## 凡人世界

## 笨嘴拙舌

林志贞

上小学的时候,我一度想换成同学的名字。倒不是嫌弃自己名字土气不好听,而是因为羡慕同学口齿伶俐。语文课上,她是老师点名朗读课文的首选。她站起来,毫不怯场,吐字悦耳清晰,再带上节奏感的抑扬顿挫,在我眼里,那时的她简直与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不相上下。

再看看自己,前后鼻音永远搅成一团,平舌翘舌更是从未分清楚过,一张嘴就磕磕绊绊,语句断得零零落落,那股局促和拙劲藏都藏不住。我和她同样上课、同样学习,差距怎么就能这么大?

那时我年纪虽小,心里也已生出满满的自卑,又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便无数次想象,如果换成同学的名字,那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她?那样子,也就不会有笨嘴笨舌的窘迫感了吧?每次想到这里,我就止不住满心期待。可等回头再好好一想,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于

是,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被这问题所困扰,忽而雀跃,忽而失落,忽而好像想通了,忽而又陷入迷茫,这种情绪在我整个童年反反复复。

后来,自然是不了了之,本身就不可能的事嘛。不过,我想改变口拙舌笨的念头始终未变。再后来,我无意中接触到《演讲与口才》这本杂志,一看之下便欢喜不已,甚至觉得,这是老天爷来帮助我了。能赚钱后,我期期不落地买这本杂志,翻到对我有帮助的文章,立刻划重点记笔记,提醒自己学习不同场合的说话技巧。杂志攒了厚厚一摞,小抄记了厚厚一本,可我骨子里的笨拙,愣是半点都没挪窝。

不知道是哪一天,我幡然醒悟:自己难道仅仅是嘴笨吗?不应该是脑子没人家灵活吗?当我琢磨透这个问题的瞬间,心里那才是真的难受,因为那份无力改变的挫败感,远比口拙舌笨更让人揪心。嘴笨,

终归还有进步空间,可临场应变这事,完全取决于大脑的反应,在我看来是天生的!

时至今日,我嘴笨依旧,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会紧张,吵架更是我不敢想象的恐怖画面。那种突发的、需要临场争辩的场面,只会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根本不知道如何接话。我唯一擅长的,就是事后复盘。往往晚上躺在床上,开始一步步回想,一句句斟酌,然后一阵阵懊悔,在无尽的遗憾中辗转反侧。可下次再遇到相似的场景,我依旧手足无措,仓皇落败。

后来,我终究学会慢慢释怀。芸芸众生,不如意事常八九,人生海海,哪能诸事圆满?曾经在我眼里满身光环的那位同学,早早辍学又早早结婚成家,时隔多年,不知她是否会想起也曾亮眼过的自己?

所以,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与自己和解,便是最真实的活法。



青山相对水长流

徐曙光 摄

## 万物有灵

## 一生好看

赵盛基

我觉得,一生好看,莫过于树。

树的好看,不是一个瞬间,也没有暂停键,而是四季更替,岁月流转,经年累月,活出自然,直到永远。

从钻出地面、长出小苗那一刻起,它就用好看润色大地、点缀人间。直至长成大树,或参天、或相对低矮,或独处、或入林,都不失本色。参天不骄横,低矮不谄媚,独处有独处的风格,入林有入林的风光。

一年有四季,季季色不同。妆点季节颜色的,很大程度来自树。满树嫩芽,枝头繁花,清新欲滴,报告春天的到来;枝繁叶茂,绿荫如伞,雀落

蝉鸣,夏天的旺盛尽显其中;叶子绚烂,红的娇艳,黄的镶金,绿的苍翠,这是最美的秋天;树叶落尽,迎风傲雪,风骨铮铮,在冬天依旧那么好看。

春夏秋冬,一轮又一轮,树不厌其烦,一年年栉风沐雨,给四季换上不同的衣衫。不施粉黛,随遇而安,几年,几十年,甚至成百上千年,任由时光变迁,它们坦然、淡然。即便风云变幻,被狂风折断,仅剩下一段树桩,它照样顽强挺立,不屈不挠,鼓劲儿从侧面长出新芽。老树新枝,孕育新的希望和期盼。

树的好看,源于它一生都在默默奉献。让鸟筑巢,让虫觅食,让人乘凉,让山河净化,

给世间带来福报。很多长大成材的树被做成漂亮的家具,盖成坚固的房子,作栋梁、作枕木、作装饰……以另一种美的形态流传于世,造福一方。

树的一生,也会经历许多磨难,有的几经摧残,只剩下树根。长年累月,经风霜雨雪,渐渐枯烂。然而,从地里扒出来、晒干、去污,然后依照其原始的形体雕琢成根雕,成了艺术品,它的好看至死不渝。

树,一生好看,堪称典范。它们不一定天生丽质,但经得起四季的磨炼;不一定挺拔俊俏,却经得住岁月的沉淀。最关键的是,它们具备自然的风骨,具有坚韧的姿态。

爱树,一生好看。